

以近乎决绝的方式结束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 面对家暴，跳楼竟是她唯一的逃生选择

25岁的杨宁在等待一场与前夫有关的宣判。

2019年8月13日，她以近乎决绝的方式结束了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：在前夫轮番落下的耳光和拳头之中，她选择从二楼的窗户跳下逃生。

在不过百万人口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，即便顶着熟人关系的社会压力，杨宁也不愿成为家暴中沉默的妻子。她形容过去那些家暴中的受害者，“就像是被拐卖进大山的女孩，逃都逃不出来。”

于是，原本性格内向的杨宁主动撕开婚姻的伤口，将监控拍下的家暴视频公之于众，并坚持离婚，她将前夫对自己的人身伤害诉诸法律。

如今，“那个场景下唯一的逃生选择”仍给她的身体带来巨大痛苦。

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

1年零3个月以来，杨宁几乎没有睡过整晚的觉。

那场家暴之后，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时，她全身7处骨折。除了被前夫一拳击中的左侧眼眶内侧壁骨折，杨宁身上更严重的伤害是由高处跌落造成的。她的胸椎、腰椎、双跟骨、耻骨、骶尾椎骨、髌骨呈现不同程度的粉碎性、压缩性和爆裂性骨折。医生当时给出的诊断意见是截瘫。

3块钢板和数枚螺钉植入她的身体，她的左右脚踝各有一处L形疤痕。杨宁后背到腰部的手术痕迹更明显，是一条沿着脊柱竖立、约为20厘米的刀口，每隔一段就有一条短横的缝合痕迹，就像是冬天女孩们常穿的牛角扣大衣全部系上的样子。

杨宁时常在半夜醒来，被那种混杂着电击、灼烧和针扎的感觉折磨着，有时持续十来分钟，有时长达几小时。

除了药物，唯一有效对抗疼痛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。大脑已经困到极致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她只能把手机放到枕头边，光听视频里的声音。黑暗中，耳朵的听觉被放大，疼痛感便能缓解，她再抓住下一次睡意袭来的间隙入睡。

2017年大学毕业后，杨宁从郑州回到柘城，靠自己经营的一家女装店，过着没有太多经济压力的日子。“家暴事件”之后，她把原本的店铺转了出去，和朋友栗子一起把新店搬到房租更低的一条巷子里。

一天之中的大多数时间，杨宁都待在这里。当她套着长裤坐在沙发上时，看起来和进到她服装店的女孩子们并无二致——只是手边多了一副灰色的拐杖。

过去，杨宁觉得“家暴”是一个离她很遥远的议题。当她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经历后，不少网上的陌生人和身边的同学，都来向她倾诉类似的家暴遭遇。

她惊讶于有如此多的女性曾经或正在经历家暴，她更加关注那些被家暴的女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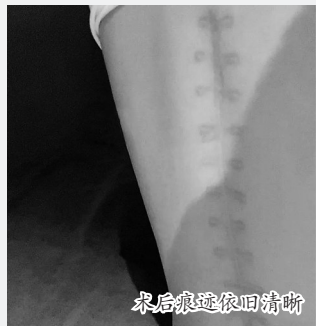
当杨宁在一个知识分享平台搜索到关于“家暴者的共同特征”时，心里一怔，“如果自己早点看到多好”，转而又想，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。



杨宁从三楼窗户跳下后的画面



杨宁试图拉开店门逃走，被丈夫拉回摔在地上



术后痕迹依旧清晰



杨宁目前靠拐杖行走

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。

家庭暴力不止一次降临

杨宁的前夫王立凯皮肤白净，个头超过180厘米。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是“客客气气”“笑起来蛮阳光”“挺老实”，看上去与凶狠无关。

以至于杨宁某次说起她可能会被丈夫“收拾”的时候，朋友栗子并不太相信。

但关起房门，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暴力不止一次降临在这段并不算长的婚姻关系里。

杨宁说，王立凯第一次对她动手发生在孩子4个多月时。当天晚上，喝完酒回家的王立凯与杨宁发生激烈争吵。当着公婆的面，杨宁第一次被打头，摔在地上，扯头发。王立凯毕业于体育相关专业，人高力气大，家人试图阻拦，但是拦不住。

杨宁说，第二次动手是2019年7月的一个下午，她再次被扇耳光、手臂被捶至淤青，这一次王立凯没有喝酒。

2017年5月3日，杨宁和王立凯举办了婚礼。同年10月，她们的儿子出生，二人于2018年12月办理结婚登记。

婚后的王立凯一直没有工作，两口子之间的开销大多由杨宁支付。时间久了，杨宁对于丈夫不出去工作的状态感到厌烦，杨宁说：“我有经济收入，共同生活花钱我不计较，但他老向我要零用钱我不是很喜欢。”

王立凯去网吧会找她要钱，点外卖也会用她的手机下单支付。再后来，丈夫回家越来越晚，杨宁并不清楚他的具体行踪，只知道他把大把时间花在打麻将、玩牌上。

王立凯对妻子的询问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，但他对于杨宁的外出却多有控制。杨宁去跟朋友吃饭，他会问清楚是跟谁，有没有男性。杨宁去美容院做护理，他会拨视频电话过来，确认环境和人员。

直到2018年，追债的人拿着欠条找上门，杨宁才知道王立凯在外赌博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。杨宁说，王立凯名下没有房、

车和现金，他欠下的赌债最终由其父母出面偿还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能查询到王立凯与多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书，涉及金额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。

记者与王立凯的母亲庞敏交谈时，她否认儿子赌博，指责杨宁编瞎话。提到杨宁遭家暴，她说，“被打是有原因的。都是女人，这句话不明显吗？”

对于杨宁来说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答复。她认为，那些“泼脏水”的话，是王立凯家人在给她找理由。

跳楼不是寻死而是求生

事后回想起来，杨宁觉得2019年8月13日丈夫对她的施暴，早有预兆且无法逃避。

事发前几天，她与丈夫王立凯在电话里有过一次争吵。那天下午，杨宁的婆婆希望从儿媳这里得知儿子的去处，当她在牌局上找到儿子后，当着打牌的人面骂了王立凯。王立凯觉得是妻子向母亲告状“泄露了他的行踪”，他当即给杨宁打电话，并表示“要收拾她”。

威胁电话打来时，大约是下午四五点，天还没黑，杨宁接完电话心中不安，便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回了娘家。夜里，她先后收到婆婆发给她的两条微信，一条是带着提醒意味的“关门快走”，另一条的大意是“委屈你了，让他好好反省”。

之后几天，杨宁和王立凯没有任何联系，只听说他去了郑州。8月13日，杨宁在家中吃过午饭后来到了店里。没过多久，王立凯推门进来。

杨宁记得，见面后两人在言语上没有发生冲突，都是一些琐碎的、找不到重点的对话，比如“为什么最近没有联系”。她对于危险的到来毫无察觉。

服装店内外各自安装了一个监控，这个原本为了防盗的摄像头，记录下短短20分钟内，王立凯施暴的全过程以及杨宁坠楼的经过。

事发当天13时19分，王立凯突然抓住站在一旁的杨宁双

肩，猛地往地上一推。杨宁没有防备，失去重心，朝后重重倒下。1分钟后，王立凯仍躺着的妻子扇了一记耳光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双手扯着杨宁的长发在瓷砖上拖行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耳光、拳头。

王立凯有时会两手叉腰歪站着观察对方被打的反应，有时半蹲着近距离朝低着头的妻子训话。13时24分，王立凯走到门口，把玻璃橱窗两侧的帘子通通拉上。

王立凯收走了杨宁的手机，导致她无法向外求助。13时20分，杨宁找到一个机会，快速跑到门口想逃出去，当手刚刚拉开一侧的玻璃门时，王立凯瞬间抓到了她。她用力拽着把手不放，却被丈夫锁住脖子，扭翻到地。

13时33分，一楼监控捕捉到最后的画面：杨宁为了躲开拉扯蹲在沙发前，被王立凯从背后架住抬起。男人一边打开通向二楼的白色小门，一边将妻子拖了上去。五分钟后，穿着黄色短裙的杨宁从二楼窗户跳下。

杨宁坠落时，栗子正站在服装店的一楼门外朝里张望，听到身后的响动，她也吓得抖了一下。栗子的老公随后拨打了120。

在那之前，栗子听到了服装店内传出的哭打声，她特意过来敲门询问里面的情况，并让王立凯打开门。王立凯隔着玻璃告诉她，“我们在吵架，一会儿就开门。”说话时，王立凯挡住了屋内大部分的视线，脸上也没有异样的表情。

杨宁说她真正感到害怕的时刻，始于丈夫对她左眼的重重一拳，“当时整个左眼都看不见了，觉得眼睛瞎了，脑子里也一直嗡嗡响”。

许多人后来问过杨宁，为何一定要选择跳楼这个方式。她一遍遍解释，在那个被收走唯一的通讯工具、无法逃出求助的场景下，面对被拖上二楼后的未知，跳楼不是为了寻死，而是求生。

穿行过地狱之后光明才缓缓降临

跳楼逃生1年后，杨宁才算

真正意义上与这段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婚姻解除了法律意义上的关系。

今年6月，她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坐上轮椅，便在家人陪伴下前往当地法院递交了申请离婚的民事起诉书，她的要求只有一个：孩子的抚养权。

今年7月14日开庭时，王立凯不同意离婚，并表示家暴是意外，夫妻感情并未破裂。一个月后，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准予离婚。王立凯再次上诉。9月18日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杨宁坚持离婚，并拒绝出具谅解书。已成为前夫的王立凯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羁押，将面临刑法的裁决。

手术后，杨宁先是经历了长达3个月的卧床休息，然后靠自己手撑着能缓缓坐起来，再过渡到坐上轮椅踏出病房之外的空间。现在，她可以拄着单拐一深一浅地行走。

在这之前的一年里，她像初生婴儿一样，重新开始学习翻身、静坐、站立和行走。

但她的身体仍有一些损伤无法修复，比如脊髓和神经。杨宁的左腿肌肉萎缩明显，左脚也出现足下垂的症状，需靠足托固定，而她的右脚则随时处在肌张力状态，紧绷上翻。

每天早上八点，大哥杨志华会骑上一辆套着透明防风罩的电动三轮车，送杨宁到离家10来分钟车程的柘城县中医院康复科。4个小时的康复治疗，要经过蜡疗、针灸、手法三个阶段。杨宁的主治医生说，持续的康复治疗可以防止她的肌肉挛缩、僵直和粘连，未来或许可以“脱拐”，但恐怕无法恢复到正常人走路的步态。

最让杨宁介怀的是，事发至今对方都没有向她表达过歉意。她无意中听朋友说，对方在一些场合表达过“在县城有关系”的言语。她气不过，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，干脆甩开面子和亲情捆绑的包袱，在朋友圈和微博公布了自己被家暴的视频和文字说明。

很快，视频的内容迅速登上了热搜，杨宁被家暴的事在县城内外都引发关注。法院打电话给她母亲，表示会依法公正审理此案，市里和县里的妇联工作人员也每隔一段时间询问她的境况。

自揭伤疤的曝光，让杨宁在舆论上得到同情和支持，却让她和对方家族的关系更加恶化。有朋友担心她被报复，她也会焦虑，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想法，“我不会因为他可能会再次伤害我，就放弃对他的刑事责任追究，这点我没有变，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”。

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在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，她这样写道：接近死亡反而更不惧死亡，既然活下来了，就该让伤害我的人得到起码公平的惩罚。

七月份的夏日，她收到一束朋友送来的鲜花，白色、粉色和浅紫色玫瑰搭配着康乃馨、小雏菊、洋桔梗和尤加利叶。淡粉色的包装纸围绕着星星纱网，一片温柔。卡片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：穿行过地狱之后，光明才缓缓降临。

(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

据《新京报》